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二

明

成祖皇帝

永樂元年春正月復周齊代岷四王國帝即位初四王俱已復爵及是並還故封各令之國谷王橧以開門功賞賜優渥壽

從封長沙王植自請改封荆州從之

二月以北平為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高書二人侍郎四人所屬六曹各設郎中各官國子監改北平曰順天府

遣御史分巡天下自是遂為定制至洪熙元年定出巡之期以八月

徙封甯王權於南昌初權之被誘入關也帝許以事成中分天下及即位留之京師時大甯殘破已無可歸乃

乞改南土請蘇州及錢塘皆不許封之南昌舊史載王屏從兵與老中官數人侍往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即封

清祕史考甯王素有智畧既被成祖誘執復不許封內地當必圖免禍自全豈有不候朝命而徑往南昌之理野史無稽今不取已而有告權平靈詐誘者密探無驗得已

權自是日韜晦構精廬一區讀書鼓琴其間終帝之世得無恙

三月始以大甯地界烏梁海改北平行都司為大甯都司徙保定以大甯地界烏梁海自是北邊失一重鎮北

平兵起帝既誘執甯王權乃通烏梁海三千人為奇兵從戰數有功及天下既定遂割大甯地界之以償前勞由是洪武中所築諸城盡廢後至天順末大甯遂盡為烏梁海所有遼東宣府聲援因之隔絕

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餉北京遼東洪武中靜海侯吳桓等先後督江浙邊海衛軍歲轉遼餉至三十年以

遼餉贏羨罷海運及是北方軍儲不足乃命瑄與都督僉事宣信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石餉北京遼

東自是歲以為常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浚吳淞江即古松江自太湖分流經吳江縣東南下流至嘉定縣入海時蘇松嘉湖諸郡頻年水災命原吉治

之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在其西南縣亘幾五百里頃因浦漲壅塞湖流漲溢傷害禾稼極

治之法在濬吳淞諸浦而吳淞下流通當潮汐之衝泥沙易致淤塞惟嘉定劉家港即劉河口徑通大海常熟

白茆港今日白茆浦在太倉州東北宋嘗若于此徑入大江皆廣川急流今宜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安亭在崑山縣東南今有鎮引太

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首受三節湖水東流經華亭諸縣至上海縣東北會吳淞江亦曰圓泖中曰大泖南曰下泖亦曰長泖乃通吳淞要道其入海處亦宜浚令深濶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

舊帝從之命發民夫開濬原吉晝夜經畫布衣徒步以身先之功遂成

遣中官侯顯等使外域帝聞烏斯藏僧哈里瑪舊作哈立麻今改從仿此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命顯賫書幣往

迤選壯士健馬護行未幾又遣馬彬使瓜哇注見蘇門答刺在占城西南海中或言即古盤盤國諸國李興使暹羅即隋唐赤土國後分為暹與羅

有暹地暹羅暹羅尹慶使滿加刺在占城南海中或言即古頓遜唐哥羅富沙柯枝在西海中或云諸國於是中官銜命異域者

紛紛四出矣

秋八月徙富民實北京時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又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實之

削歷城侯盛庸爵尋自殺帝初命庸鎮淮安旋移山東庸常不自安陳瑛誣以心懷異謀遂削其爵庸自殺

冬十一月頒大統歷於朝鮮諸國

北京地震

閏月封胡奎為安南國王惠帝時黎季犛弑國王陳日焜立其子顯及弟葵復弑之而其位更名曰胡一元

名其子蒼曰胡奎尋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奎朝廷不知也帝初踐祚奎遣使奉表朝貢詭言安南王陳氏嗣絕

臣為眾所推乞賜封爵帝遣使賁勅諭其陪臣者悉詢以陳氏繼嗣有無及推立誠偽登隨遣使還奏遂詔封

奎未幾安南舊臣裴伯者詣闕告難既而前國王日烽弟陳天平來奔請兵復讎事在明年帝始悔封奎之誤遣使

詰責令具篡奪之狀以聞奎復遣使謝罪請迎天平歸國帝信之遂遣都督曾事黃中呂毅項城人以兵納天平

安南既列藩封其篡奪自尋國王法所必討然

成祖自燕邸稱兵身冒不韙其得國所自與胡

奎父子亦何異

運使成祖既欲明正其罪然自近歉德何以為

辭顧乃令具狀

上聞與師進討

其與楚靈王貢

慶封行賄以徇

于軍者又何以

異所以歸國之

請使方來而斤

站之伏兵已起

生為遠莫所侮

雖由黃中等昧

於機宜亦其德

不足以服遠難

懾以兵威終無

益也

明祖嘗樹鐵牌

於宮門永禁官

官用事然奉使

現軍洪武已開

其漸則禁諭亦

徒為虛語至成

祖而出使外域

分鎮諸邊監京

營制東殿凡後

世弊政無不以

身先之原其始

皆由深德建文

於安南事在三年至芹站在安南國屬諒山府龍陵關前山徑險惡奎伏兵邀殺天平中等引兵欲戰橋斷不得前進遂還事在四年

始命內臣出鎮考王世貞史料以中官出鎮自永樂八年還馬靖始今明史據羊隆備遺錄以初惠王御內臣嚴為始于是年持書于本紀因遺之并據備遺錄及明史兵志宦官傳序輯目初惠王御內臣嚴

燕兵逼江北多逃入軍中漏朝廷虛實帝深以為忠於己及即位封賞既行諸宦官言功不已帝患之會鎮遠

侯顧成都督韓觀劉真何福等出鎮貴州廣西遼東甯夏諸邊乃命宦官中有謀者與之偕行賜公侯服位諸

將上未幾雲南大同甘肅宣府永平甯波亦各相繼遣使已乃設京營提督使監軍在八年復建東廠在十年使刺

外事大權悉以委焉遂為一代厲階

中甲二年春三月始選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洪武時庶吉士不專屬翰林事見及是春廷試進士賜曾榮字子

人等及第出身有差復命於第二甲擇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為翰林院庶吉

士於是庶吉士遂為翰林官尋又命學士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縉等選修撰榮庶吉士相等共

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字伯如自陳年少願學帝喜而命之時人謂之揆宿以其在二十八

宿之外也其後或開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所選多寡亦無定類其與選者謂之館選以勸勵官望優資深者一人擬之館之數則比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為編修三甲為檢討不得留者為給事中

夏四月立子高與二王俱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初封雲南高煒為趙王帝初起兵高煦常從戰有

功帝喜以為類己高煦亦以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邸福等言高煦有功宜立獨金忠力爭以為不可帝召

解縉問之縉稱皇太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皇孫瞻基也即宣復問黃淮尹昌隆昌隆

于帝即位初名利發黨將就刑大呼曰建文時嘗上疏讓位陛下素稱可覆帝取妻取妻對與縉同帝意乃決

以僧道行為太子少師初帝即位後僧道行僧錄司左善世及是錄功以為第一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姚氏

姓賜名廣孝帝與語呼為少師而不名常居僧寺退朝仍緇衣嘗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

六月次元宮

封哈密克特穆爾舊作安克帖木兒今改從仿此為忠順王哈密漢伊吾廬地元末以威武王納古里舊作納忽里今改從仿此鎮之平

弟恩克特穆爾嗣帝即位遣使詔諭遂入貢詔封忠順王明年平命其子托克托襲封

秋九月以胡儼為國子祭酒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肅帝以為祭酒遂不預機務

周王橐來朝獻駙虞百官請賀帝曰瑞應依德而至駙虞若果為祥在朕更當修省不許周王宴賜加厚

冬十月河決開封

蒲城河津黃河清十二月同州韓城黃河亦清

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刑部尚書鄭賜字君嘉建甌人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王帶用紅鞋

僭妄不遵詔籍其家炳文遂自殺炳文子璠尚鉅文太子長女建文初璠驛馬都尉炳文北伐璠勸直棹北平不聽遂敗帝即位璠稱疾不出坐罪死炳文雖太祖功臣終以惠帝時貶

戚故賜等希旨勸之遂及

十一月京師地震濟南開封亦震

十二月李景隆有罪削爵初景隆以迎降功加太子太師授左柱國朝廷有大事景隆以班首主議諸臣皆不

平周王首發其建文時至即受賊事廷臣復劾其與弟增枝謀逆有狀詔削勳號絕朝請至是李至剛名輔以字行華

亭人復言其居家不道事遂奪爵錮私第籍其家

配三年春正月韃靼索和爾內屬初北平兵起會郭勣齊梅汭帝遣使賀之遂與通和其國公趙圖魯根舊作脫到

平今改等率眾助戰並厚加犒賜及帝即位屢使致書郭勣齊賜之銀幣并及其知院阿魯台舊作阿魯台今改等五

是阿魯台別部索和爾及察罕達魯噶舊作察罕達魯噶今改從仿此等先後來歸

時之官寺進附
淺言因而重加
委任遂貽作備
之謀未幾黃儀
幾危儲君為與
致亂安南禍敗
皆當時立見其
侍後嗣為然哉
炳文為惠帝懿
親首先總師北
伐成祖既立宣
尚復能反全生
後同此一死死
于前不失為肅
忠死于後有愧
於金節實由貪
生之一念誤之
威肅平安輩計
以此貽禍史冊
若李景隆之從
逆迎降更不足
齒矣

二月命趙王高燁居守北京

夏六月遣中官山壽師出雲州

註見前

時命武城侯王聰

滿水人

規虜兵別遣山壽師騎兵出雲州北行會之人

齋一月糧每三十里置五驛以待馳報官者典兵自此始

遣中官鄭和雲南人也使西洋

謂三保太監

帝疑建文帝亡海外命和及王景和等蹤跡之多賞金幣率兵三萬七千餘

人造大船

凡六十有二人

由蘇州劉家港泛海至福建達占城以次遍歷西洋頒天子詔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長不

服則以兵懾之諸邦咸聽命比和還略遣使者隨和朝貢帝大喜未幾復命和往通賚諸邦由是來朝者益眾

和先後凡七奉使三擒番長

初使擒舊港酋陳祖義舊港故三佛齊國也再使擒錫蘭國王亞烈苦奈兒及其妻子最後蘇門答刺王子蘇幹利謀弑其王并欲殺和和率兵討擒之為古

來宦官所未有而諸番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故當時有三保太監下西洋之說而後之奉命海

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藩然中國前後耗費亦不貲其隨行軍士或以舟敗漂沒異國有十餘年始得還者

什不存一二云

冬十月殺駙馬都尉梅賾

初殷守淮安悉力防禦及帝即位殷尚擁兵淮上帝迫公主齎血為書招之殷得書

慟哭及還京既入見帝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帝默然既而陳瑛奏殷祝謁當養亡命帝命執

殷家人送遼東至是殷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揣帝意不悅殷遂擠殷死橋下以殷自投水聞公主牽帝衣

大哭帝歸罪深職斬之官其二子

有即嗣和者降人也事殷久以深曠殺殷請于帝斷二人手足剗其賜祭殷遂自縊死按郭爾和舊作反刺反今改

十二月沐晟討八百大甸

本八百媳婦國明初內附設八降之

四年春正月初御午朝

令羣臣奏事得從容陳論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置開原廣甯馬市設馬市二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一在廣甯以待朵顏三衛既而城東廣

鄭和以中官衛
命遠歷重洋尋
國體而取海外
長其此為其且
令其卒兵數萬
勞費金幣以為
招保之具更為
縹緲不經其所
稱臣以兵威三
擒番長焉知非
出自鄭和綴飾
即諸番之相隨
入貢亦不過貪
中朝通商厚利
非真慕化拜誠
此皆當時關帝
於奉使之榮且
欲陰濟其利故
爾誇張其實其
事實未可盡信
至惠帝出亡本
屬疑素若云潛
蹤海外尤荒誕
無稽成祖此舉

實市皆廢惟南關市獨存

夏四月詔求遺書

六月己未朔日食不見 禮官請賀不許

秋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 帝大發兵討安南命能為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字文弼副

之帥十八將軍分道進一出廣西一出雲南詔之曰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勿治罪人既

得當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

閏月營北京宮殿 以泰甯侯陳珪參州人董其役宥雜犯死罪以下令輸作命大臣往川湖各營採大木佐工

至十八年冬郊廟宮殿始成

八月齊王榑有罪廢為庶人 榑性凶暴復國後益驕縱帝賜書戒之不悛五月榑入朝廷臣劾榑罪榑厲

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耶會盡斬此輩帝聞之怒留之京邸削官屬護衛及是召其子至並廢為庶

人

冬十月朱能卒於軍詔以張輔代之

十一月高文雅上書言事詔授以官 先是通政使受四方章奏非重務不以聞帝知之降旨切責至是戶部人

材高文雅上書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卹民陳瑛劾其狂妄請罪之帝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言苟可

極勿以直而廢之命吏部量授文雅官

十二月赦

張輔大破安南兵 輔軍出憑祥明置縣後改州今屬廣西太平府進破隘留難陵二關隘留關在安南國舊諱山府北難陵關注見上抵芹站沐晟

亦由蒙印元縣今屬雲南臨安府斬木通道奪諸關隘營白鶴江名在安南國舊興化府北安南有東西二都安人以交州府為東都即古龍編城以清化府

仍是欲實其通國之跡以圖掩篡賊之名觀和等遺廟並無一語及建文蹤跡重足和其本意之所在矣成祖於建文諸臣屠戮殆盡極殷固守淮上抗拒經時而獨免于就誅不知者者以肺腑獲全其寶成祖久蓄猜嫌必不能留此心腹之患時不欲顯加之罪故迫為血書招之使來以圖易制耳奸邪窺見意旨陳瑛甫初職深望從從而擯殺之當時未聞詰其殺死之由則其隱微固可知矣繼因公主動哭陳情姑歸罪職深以釋憾而其跡究不能掩即無稿下

之謀股又安能
暴然終老端下
乎
焉城二王皆惠
帝所廢成祖既
還其故封諸當
俗備拜備以長
保書乃未幾
博以沈瀝撥
並坐聲前可見
二王前日之禍
實由自取不得
尤定交為過舉
矣惟是海城在
建文時罪未昭
彰遂加貶絕不
從中我于天
下則由其君臣
措置未宜不及
致譴而登之職
遂不免貶庶師
口實然其所以
基禍皆由洪
武之行封建耳

為西都即
古九真城
依宣洮富良四江
洮江即雲南瀾滄江下流經安南國臨洮府謂之洮江其北曰宣江為固賊緣

江兩岸樹柵築城於多邦隘
在安南國舊北江府西南富良連與沐晟合軍進攻多邦城夜四鼓令軍士人持炬火銅角越重濠雲梯傳

其城指揮蔡福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

皆反走賊大潰遂循富良進攻東都遣別將李彬等取西都三江州縣皆望風降賊焚其宮室倉庫遁

入海
明年春補定諒江諸府賊以舟師入犯大破之于水九江斬首三萬餘級

五年春二月謫解縉為廣西參議
縉建議立太子語稍稍傳外庭高煦深怨之謫縉洩禁中語帝怒遽出縉

三月封西僧哈里瑪為大寶法王
先是侯顯偕哈里瑪至帝令建齋於靈谷寺為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甘

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里瑪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圖覺妙智慧善普應

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

夏四月皇長孫瞻基出閣就學

五月張輔擒黎季犛及其子倉送京師
官軍自諒江還至賊子關
在安南國舊建昌府快州西北自東南海邊入者此為要會之處賊以海艘

入富良江輔與沐晟夾岸迎戰都督柳升等以舟師橫擊大破之季犛父子以小舟遁至海門涇水滙衆

舟走官軍至驟雨水漲數尺舟畢漂溺追至奇羅海口
在安南國舊德安府南獲季犛及其子倉檻送京師安南平

六月置交趾布政司以行部尚書黃福
字如錫領之求陳氏後不得乃以安南為交趾設府十七曰交州
五縣

三北江
領州三諒江領州三諒山領州七新安領州四建昌領州一奉化領縣建平領州一鎮蠻領縣三江領縣

宣化
領縣九太原領縣十一清化領縣十四又安領縣十三新平領縣三順化領縣十一升華領縣十直隸布政司州五曰

廣威
領縣二宣化領縣三歸化領縣三嘉興領縣三演州
領縣三其他要害設十二衛控制之置三司以尚書黃福兼掌布

政權察司事呂毅掌都司黃中副之

以丁鈺為刑科給事中時嚴誹謗之禁山陽民丁鈺計其鄉人誹謗得罪者數十人法司迎上言鈺不可用

立命為給事中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后好讀書嘗為帝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所遺陛下不宜以新聞舊又言帝堯施仁自親

九族始帝輒嘉納及崩帝大悲慟為后薦大齋於靈谷天禧寺聽羣臣致祭光祿為具物初后第增壽為惠帝所誅帝即位欲

難爵后力言不可帝不聽竟封之授其子襲以告后后口非妄意也終弗謝

冬十一月彗星見

戊子六年春正月岷王榘有罪罷其官屬榘在藩與沐晟交惡屬于惠帝時帝以書諭榘而召晟榘益沉酒廢

禮殺數吏民帝怒奪榘冊蓋令榘建文中久囚繫復之削其官屬洪熙時徙榘武岡寄居州治久之始建王宮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張輔沐晟班師還京論功輔封英國公晟封黔國公餘討賞有差白唐之亡交趾淪于蠻服四百餘年至是始隸版圖輔還帝賊平安南歌以寵之

秋八月交趾復亂大軍之討黎氏也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師復還去說羣盜鄧悉等下之遂僭號稱

大越出沒化州山中大軍還即出攻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孔道諸州縣皆響應事聞帝命沐晟以兵四萬討

之最與簡定戰於生厥江府在交州府西敗績參贊尚書劉儻字子仕陵人被執罵賊死呂毅及參政劉昱武城人皆死明年

春復命張輔王友荊州人帥師與晟協剿簡定自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帝賊勢益張季擴本蠻人詭言陳氏後交人不忍陳氏之亡于是相率

歸季擴

九月詔理獄囚科臣劾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瘐死者衆帝召尚書呂震等切責期三日內悉疏雜犯死罪以下

下囚

茶馬通市以有
易無原期於便
遠人而濟國用
若不善焉繼一
任焉和直居奇則
失和而市之本意
矣即如唐世易
馬回紇多費繼
帛而焉不適用
蓋彼時藉回紇
兵力不得不逐
其欲雖知其無
益而不能自主
故白居易有陰
山道樂府刺之
至明之市馬在
洪武時一馬已
給茶八十斤迨
永樂而遞增十
倍所得馬復多
廉價日重而
物日輕其後更
為遷累並不止
如居易所議若
今日哈薩克猶
鐵內附願以馬

冬十二月命安遠伯柳升平江伯陳瑄率舟師沿海捕倭升遇倭於靈山在萊州府膠州東南海中敗之瑄追至白山島
萊歇海中百戶唐銳等追至朝鮮義州界提奏勅還師

正七年春正月申茶禁洪武中以茶易馬前事見上馬給茶八十觔中下以次減之帝初年招徠遠人遞增其數

至是碭門茶馬司至用茶八萬餘觔增設茶馬司後又特遣御史巡督

二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詔惟文武除拜邊軍調發上請行在自餘常務悉啓太子處分命吏部尚書蹇

義兵部尚書金忠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輔太子監國時御史袁綱輩瑄瑄附陳瑄臨兵部主事李貞太子察其寃立白之以帝方寵

忠誠伯茹瑄下獄死瑄以首先勸進封忠誠伯坐不送趙王遣歸里既復逮至京得釋還過長沙不謁谷王王

以為言時方重藩王禮谷王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遂逮瑄下錦衣衛獄瑄知不免服毒死

三月都督僉事平安自殺初惠帝時安以列將屢挫燕軍已而兵敗被執事俱見前送北平帝即位累進後軍都督

僉事及是帝覽章奏見安名曰平安尚在耶安聞遂自殺

夏閏四月詔重罪皆五覆奏

五月封衛拉特亦蒙古部落在韃靼西按衛瑪哈木特舊作瑪哈木為順甯王太平為賢義王巴圖博囉舊作把

今改後為安樂王衛拉特初元臣孟克特穆爾舊作猛可帖木據西陲衛拉特強其帝自起兵北平即與之通

和已而孟克特穆爾死眾分為三其渠曰瑪哈木特曰太平曰巴圖博囉帝即位後屢遣使諭賜至是遣諾

哀達什舊作煥答失等來貢馬仍請封遂封三人皆紫金光祿大夫加王號自是歲一朝貢

遣給事中那驥使韃靼為所殺韃靼知院阿魯台殺郭勒齊迎元裔布尼雅錫哩舊作本雅失里於巴什伯里

舊作別失立為汗帝以書諭之不聽命至是復遣驥往布尼雅錫哩殺之今改後仿此

八里今改立為汗帝以書諭之不聽命至是復遣驥往布尼雅錫哩殺之今改後仿此

易我之第一馬
之真不過三四
金較常直未及
三之一旦多得
良馬曾用白詩
韻反其意以記
事設以明李市
易計之有費豈
香什倍哉

班固謫寺官
秩從九品

秋七月以邱福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征韃靼敗沒帝以福為大將軍王聰火真蒙古人封同安侯副之王忠孝感人封靖安侯

李遠懷遠人封安平侯為左右參將將精騎十萬北討時布尼雅錫哩已為衛拉特所襲破與阿嚕台徙居臚胸河福

帥千騎先馳遊擊敗之遂渡河獲其尚書一人詭言布尼雅錫哩聞大兵至惶恐北走去此僅可三十里

福大喜信之曰當疾馳擒之諸將請俟諸軍集偵實然後進福不從遂求直薄敵營戰二日每戰敵輒佯敗

引去福銳意乘之敵眾倉卒圍之數重聰戰死福等皆被殺全軍盡沒初福將出師帝慮其敢戰輕敵陸辭曰

福遇敵進戰不已李遠諫曰敵誘我深入進必不利始天子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耶王忠亦力言不可

福皆不聽遂敗事聞帝震怒奪福封爵徙其家海南追封李遠王忠為國公念諸將無可任者遂決意親征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張輔討交趾破之獲簡定輔進師賊子關賊以舟蔽江為營官軍衝擊乘風縱火俘斬無算迨至太

平海口在賊子關南賊黨鄧景異迎戰短兵接擊斬八百餘餘眾皆潰於是李擴自言陳氏後請紹封輔曰向者徧

索陳氏後不應今詐也吾奉命討賊不知其他遂還朱榮等以步騎先輔舟師繼之自黃江在安南國舊清化府東元和志謂之

小黃江下至神投海亦曰神符海口在安南國舊建平府南會師清化獲簡定於姜良山中美良交趾舊縣在故廣威州東南及其黨送京師皆

伏誅惟陳季擴遁去帝留沐晟討之召輔還

夏八年春二月帝自將征韃靼以北征詔天下命戶部尚書夏元吉輔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以王友督中軍

柳升副之何福鄭亨合肥督左右哨陳懋人壽州劉才字子才督左右掖劉榮人宿遷督前哨眾五十萬出塞楊林

夏五月大敗韃靼於鄂諾河注見前布尼雅錫哩遁逐征阿嚕台布尼雅錫哩聞大軍至懼還阿嚕台俱西阿嚕

京不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為部布尼雅錫哩西奔阿魯台東奔帝追及布尼雅錫哩於鄂諾河度兵奮擊大敗之布尼雅錫哩棄輜重牲畜以上騎遁遂詔移師征阿魯台

六月擊阿魯台敗之

帝次青楊成

一統志明永樂中北征其度漢驛站自庫倫海子回至開平有青楊成蒼松峽飛雲臺靜貞鎮廣漠成諸處方輿紀要庫倫海子在漠北飲馬河東

度飛雲臺阿魯台乞降帝察其詐令諸將嚴陣以待已而果悉衆來犯阿魯台帥千騎當中堅帝自將精騎

衝擊矢下如雨阿魯台墮馬遂大敗追奔百餘里至廣漠成擒攝後者殲之遂班師是年冬阿魯台遣使來貢馬帝納之

秋七月帝還北京

御奉天殿受朝覲論功行賞

帝在軍念士卒艱苦每歲食是日宴資始復常膳

八月甯遠侯何福自殺

福在惠帝時與盛庸平安樂燕師於淮北戰敗奔還

事見前帝即位命鎮甯夏甘肅委寄甚重

福在甘肅請以布市馬選其良者別為羣馬大蓄息永昌苑牧馬自此始

及是從征還陳瑛劾其怨望福懼自縊死

冬十一月帝還京師

九年春正月復命張輔帥師討交趾

前年冬沐晟追陳季擴於靈長海口

在安南國又安府東大敗之季擴遣使奉表

乞降帝命為交趾布政使不受命剽掠如故乃以輔為征虜將軍會晟討之

交人苦中國拘束又數為吏卒擾往起附賊乍服乍叛將帥益玩

寇輔至申軍令都督黃中違節度詰之不遵斬以徇將士惕息無敢不用命者

二月都御史陳瑛以罪誅

帝初即位御下多用重典瑛承風旨專以搏擊為能帝寵任之瑛益務深刻傾陷不可勝計至是帝始聞其諸不法狀下獄死天下快之

命工部尚書宋禮

字大永河海運使浚會通河

注見前河為元轉漕故道岸狹水淺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中復因河決遂

浚及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民苦其勞濟甯

州同知潘叔正謂復舊會通河帝命禮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潘官名洪武中命有司

者聽其鄉詞謂之老人事重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在東平遏汶流使南無入洸注見前北無歸海匪諸泉

自宋穆用白英策還汶自南旺分流為運道利賴者幾數百年說者因其經營

疏鑿具有智力
遂疑其出于神
助殊不盡然蓋
五汶所匯實居
水脊中央高而
南北下乃天地
自然之形勢特
衆人不識不能
因勢利道自英
獨深斷其精微
故擊之易易耳
且如大禹平成
奏緒事若神奇
然疏濬決排亦
不能舍天地自
然之勢而別為
用何獨于英而
疑之向聞視運
河灼見其理曾
詠詩以示大凡
茲復引申厥旨
如右

之水汶河泉派兄五畫出南旺湖名在兗州府汶上縣西南有東西二湖中分為二道以四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

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淺禮又請疏東平沙

河汶水支流迤迤而西出經合馬常泊即馬場湖在濟甯州之流以益汶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為源夏秋霖潦則

春不足非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濇之患今東平東境沙河亦汶水之流通于泊此年淤塞宜亟挑濬霖潦庫

之禮既得請又于汶上東平濟甯沛縣諸處立水樞使門水樞有四曰南旺曰安山曰馬場曰昭陽以蓄水陡

門建于各閘左右平時則常開水盛則閉以洩漲安運道以成

三月浚祥符縣黃河故道謂賈魯河故道自洪武時河決原武前事見賈魯河故道久淤既而洪開封在洪武三十年開

達北至永樂又決溫縣在永樂二年至是復大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沒田七

千五百餘頃帝命工部侍郎張信祥符人時有兩張信一千北平兵往視信言祥符縣魚王口至中濬注見下

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宜濬之以殺水勢時尚書宋禮侍郎金純字德修泗州人方開會通河帝乃發民夫十萬命興

安伯倫等侍郎將廷璣偕純相治并令禮總其役純引河自開封北復由故道河自封即余龍口下魚臺場場

夏六月下交趾右參議解縉於獄縉初謫廣西復改交趾督餉化州入奏事會帝北征謁太子而還高煦言縉

伺上出私觀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時縉方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並南北奏至逮

下獄拷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人府經歷高得賜中允李貴編修朱紘檢討蕭引高等俱繫獄得賜貫紘

引高遂瘐死縉在獄四年錦衣衛帥紀綱使獄卒醉以酒埋積雪

秋七月張輔大破交趾賊於月常江清化府東賊據月常江列柵樹椿設伏山石輔遣將連艦拔椿以進而

自率步隊剿其伏兵水陸夾攻賊大敗是冬復賊之

冬十月封哈密推勒特穆爾舊作龜力拖木為忠義王初哈密忠順王托克托以俘虜得歸襲封帝眷特厚而

立皇太孫為儲
胤已屬古所未
有若既建太子
又立太孫名號
元殺更無謂矣
前此惟唐高宗
之立重照嘗一
行之然彼時武
氏患政事出宮
闈豈可據為典
要況建文弗克
終安其位覆轍
匪遂成祖既其
變其孫尤不宜
備筆除故事以
相期望若逆料
高煦他日之必
為靖難正名分
以潛杜之則已
既憂成命而胡
逆志又安能禁
其子之不效尤
乎

托克托凌侮朝使且沉涵不恤國事帝賜教戒諭未至托克托暴卒乃封其從弟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賜印誥世守哈密自是修貢惟謹

復修太祖實錄 帝以前監修官李景隆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詳細乃命姚廣孝等重修

十一月立長孫瞻基為皇太孫

築海門捍潮隄

海海舊隄

隄始自唐時名捍海堰宋范仲淹復修之故又名范公隄後屢修屢圯

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詔陳瑄以四十

萬卒築治之為捍潮隄萬八千餘丈已而瑄又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可依傍請於清浦築土

山立墩表識既成賜名寶山

在大倉州寶山縣南吳淞江口今縣以此名山周四百大高五十餘丈海濱空闊遙見千里

帝親為文記之

壬辰十年春正月詔入觀官言事 時入觀官千五百餘人命各陳民瘼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勿問

二月削遼王植護衛

植之改封荊州也請止給一衛以備使令而留其三護衛於廣甯防邊然帝終嫌其起兵

時貳於已

建文中植遼海歸朝事見前

至是并一衛削之

秋八月勅邊將治壕垣

自長安嶺

在宣化府龍門縣東南

迤西至洗馬林

在宣化府萬全縣西北

皆築石垣深濠塹以固防禦

九月以蘭芳

夏縣人

為工部侍郎 芳為都水主事河決陽武中鹽澤遣芳按視芳言隄當急流之衝河勢不可驟

殺宜捲土樹椿以資捍禦而自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芳又以沿河隄掃止用蒲繩泥草

不得持久請編木成大困貫椿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之壘築隄上為殺水固隄之長策詔悉從之後皆

遵用其法以宋禮薦擢侍郎

冬十一月命侍講楊榮經略甘肅

涼州會軍達哀

舊作老的罕今改

叛守將擊敗之軍達哀走赤斤蒙古衛

明置今屬

安西 帝欲發兵討之乃遣榮至陝西會雲城侯李彬議方略榮還言隆冬非出兵時彬亦言道遠餉難宜緩圖

之乃賜勅詰責亦斥蒙古明年赤斤蒙古遂縛婁達哀來獻

旗校綱事至遠
歷州郡倚勢作
威其為民害實
甚周新立加捕
治風力足稱然
當時若即騰陳
其受賄違犯之
跡飛章上聞盡
法處治以成祖
之英聲或未必
為羣小所賤乃
新不即糾劾反
使紀綱輩得先
登制人乘間誣
變宜其卒無以
自明也但以朝
命運要多人而
復校復嚴藉報
私仇沿途撈掠
成祖不惟不加
察究且怒其抗
直幾發加從此
克能日張福流
朝野鎮撫為明
室一代耗政始
作俑者非成祖
而誰
國馬所係至重
飼育固不可失
宜至矜恤計宜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時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緝事浙中作威受賂新捕治之綱誣奏

新罪帝遂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使行事與都察院同

臣奏詔擒盜奈何罪臣帝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

目為冷面寒鐵及按浙江屋雪冤獄周廉使名聞天下至是以譏死人咸寃之

隆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罷朝賀

二月置貴州布政使司貴州古羅施鬼國漢西南夷牂牁武陵諸傍郡地元置八番

宣慰田仁智思州唐思州地元分置以江宣撫司後改宣撫田仁厚率先歸附即以故官授之命世守其地及

洪武年貴州宣慰霽翠領水西後安氏同知宋欽宋以後始領及普定

以原官世襲賦稅聽自輸納已而思南田宗鼎仁智與思州田琛仁厚構怨相仇殺朝廷屢禁之不能止

副使黃禧交應計奏累年朝廷以田氏世官曲宥之改禧知辰州府永茂宗鼎以爭地與思州有隙禧遂

與璋結合兵攻思南宗鼎擊家走璋殺其弟發其祖墓宗鼎訴于朝屢殺璋禧赴關自辨皆拒命不至

帝命鎮遠侯顧成帥兵擒之送京師詔分其地為八府以思南地設思南鎮甯輯仁烏羅四府

此四州時貴州地且建置不在一時明史土司傳蓋因類書之設貴州布政使司

宣慰所治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隸焉貴州為內地自此始

是貴州二司官與各省同而卿貢則附于雲南

令民牧馬洪武初令應天諸府民牧馬

羣馬悉歸有司專令民牧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養馬一免其身役調駒一如三衛軍

至是行之北畿計丁養馬十五丁以下養馬十六丁以上養馬

二其以事編發者七戶養馬一得除罪自後馬益蕃輒責民牧民年十五即養馬復散之山東河南民漸苦

之山東自宣德四年始河南自正統十一年始

帝如北京皇太孫從命皇太子監國以尚書奉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字弘濟石首人輔太子監國

葬仁孝皇后先是帝營壽陵於昌平封其山曰天壽事在永樂七年至是始成名曰長陵在昌平以後葬焉

夏五月定死罪納贖例命法司定議死罪情重者殺之情輕者得納贖斬八千貫絞六千貫流徒以下納鈔

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

秋七月封阿魯台為和甯王先是衛拉特瑪哈木特累請賞賚留數使不遣帝遣中官賁救責之既而瑪哈木

特裁其希尼雅錫哩立塔爾巴舊作答里巴今改後仿此為汗阿魯台遣使來告請發兵討賊願率所部為前鋒故有是

命

八月北京地震

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衛拉特瑪哈木特擁兵飲馬河將悉眾南犯揚言襲阿魯台開平守將以聞帝下詔

親征以柳升領大營鄭亨領中軍陳懋李彬領左右哨王通咸甯人譚青淵之子領左右掖劉江即劉燦初冒父名江後始更名故江

與榮與榮朱榮為前鋒先遣榮等率師駐興和

三月張輔追獲陳季擴於老鵠地名在雲南布政司六十八程今為南寧南先是輔與晟會順州永樂中置屬順化府敗賊於愛子江

與將校徒步行山箐中夜半抵其巢悉擒鄧亞量吳阮銘等皆磔以徇又遣別將追斬阮帥於南靈州永樂中置屬新平府

季擴走老鵠輔遣指揮師祐破其三關方輿紀要在老鵠東南與交趾接界處遂縛季擴及其衆送京師斬之交趾復平

帝發北京皇太孫從帝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宜歷行陣陣知兵法且可悉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

又命學士胡廣等即軍中為太孫講論經史

明成祖皇帝

夏六月至和拉和錫衰方輿紀要在漠北故和林東按和大破衛拉特兵追至圖拉河瑪哈木特遁 前鋒都督

劉江等遇敵於剛哈拉海漠北地名 康哈里彼今改正擒斬數十人帝命諸軍兼程進至和拉和錫衰瑪哈木特等三部

堵境來戰帝升高阜見其衆分三隊乃命柳升等攻其中陳懋王通攻其在右李彬譚青馬聚攻其在左火器齊發

帝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斬其王子十餘人部衆數十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圖拉河瑪哈木特等遮帝欲窮追

皇太孫請及時班師從之還至三峯山阿魯台復遣使來朝

秋八月帝還北京

蠲北京州縣田租二年

閏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於獄 帝親征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楊士奇

楊溥金問字公素 吳人皆坐繫特宥士奇復職

廢晉王濟熿恭王 桐子為庶人進封平陽王濟熿濟熿 弟為晉王 濟熿少很戾失愛於父濟熿既嗣位濟熿追憾其父

并憾濟熿嗾其弟慶成王濟炫等日譖濟熿於朝又誘府中官校文致其罪帝信之奪濟熿爵及世子美圭並

為庶人而立濟熿為晉王濟熿既立驕恣暴橫一府咸被其害至道 毒獄編每難氏逼孫恭王侍兒人莫敢言

冬十一月命翰林學士胡廣修等修五經四書及宋儒性理諸書 書成名曰大金頒行天下大金書全據宋元諸 儒成說類聚成編

所折衷後 儒少之 紀十三年春正月瑪哈木特遣使來朝 瑪哈木特遣使謝罪貢馬詞極卑順帝曰衛拉特不足與較受其獻館

其使者

釋工作囚徒 先是命出繫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帝曰此皆衣食空乏出於不得已遂命見役

者俱還家共釋四千九百餘人

濟熿失愛于父 不思自及轉以此積憾而并及其子其微很頑 罵何足令之絕 封承緒況濟熿 自嗣位以後未 聞侯度有怨乃 述信其弟譖播 之言重加黜奪 以養成濟熿罪 惡至于人莫敢 言舉措顛倒已 極又何怪高照 兄弟之蓄謀潛 奪乎